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七

函史編

天類

曆上

自黃帝創受河圖始設靈臺立天地神祇物類之官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算數容成總六術以考定氣運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司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三十歲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於是因五量治五氣起消

息察發斂以作調歷而是歲己酉十一月朔旦日南至而得寶鼎焉乃迎日推策時惠而辰從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人其後二官咸廢厥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首欽天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命羲仲宅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殷仲春為春官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正仲夏為夏官命和仲宅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殷仲秋為秋官命和叔宅幽都平在朔易敬致日短

星昴正仲冬爲冬官其命官之辭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而萬世敬天授時之統紀在焉年耆禪庶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嗣是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則史佚皆能宣明其事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本治曆之事占天而主日太史氏尸之以正歲年叙事焉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以世掌天文

之常曆天行歲歷一辰十有二歲而一周月於日會亦月歷一辰十有二月而一周辰則日月相會之次也、辰十有日二玄枵曰娵訾曰降婁曰大梁曰實沈曰鶉首曰鶉火曰鶉尾曰壽星曰大火曰析木曰星紀而二十有八星之位、則日月所宿躔舍焉、故歷者歷也、歷日月星辰之歷次而正其經紀者也、故曰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協三辰、以和萬國、至乎寒暑晦明陽陰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洪生靈、範圍大化、極天人會和之盛、周德旣衰、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

人子弟分散或在諸侯或在夷狄其禨祥廢而不統魯哀公十年以建申之月為建亥而　怪蝗蟲之不伏仲尼歎之曰火猶西流司曆者之過也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蓋傷之也當是時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皆掌著於天文圖驗之事而甘石書迄于今宗之至於戰國並鶩於強國禽敵救急解分而已豈遑斯念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

德之傳述消息之分以顯諸侯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端正以十月色尚黑也豈不謬哉漢興方剛紀大基正朔服色襲秦而莫之能改是時北平侯張蒼主顓頊曆用之而晦朔月見弦望滿虧未能睹其真至武帝元封元年漢興百有二載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下御史大夫寬與博士賜等議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奏不能爲算願募治算者造密度乃選治曆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

洛下閎與焉，乃分東西，立晷儀，至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月行弦望，乃以前曆太初四千六百一十有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得初本星度，於是都分天部，閎運算其法，以律爲宗，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中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之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者法也，物莫不取法焉，蓋以律轉歷也，與鄧平所治同，於是察觀星度日月之行以推

筭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
四十三先藉半日名陽歷先朔月生不藉名陰歷朔
而後月生而以陽曆朝諸侯王群臣便議上上使校
律曆官淳于陵渠覆校之陵渠言太初曆晦朔弦望
最密而冬至之夕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詔用
鄧平所造八十一分曆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遂下
詔以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其後元鳳三年太史丞
張壽王言更曆非是詔使者鮮于妄人治歷大中丞
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
氣于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十一家盡六年而壽王

課義疏遠太初歷第一、卽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蓋自太初起歷盡元鳳六年三十有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之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之、以說春秋、推法密要、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而皇極建三德五事於中、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也、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辰星、土合於塡星、故歷三辰五星相經緯也、太初歷蓋行百十年而曆稍後、大朔乃或在月晦、永

平中、詔歷官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舊曆楊岑課弦望、而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四分之術頗行、至元和而太初失天益遠、章帝詔改行四分曆、以九道法候弦望無差、而以庚申為元、其後亶誦邊韶馮光等言曆元互異、而議郎虞恭等以為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而後曆可從正也、四分曆中紀之元、與天相應、不可復尚、若更三聖、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故、便而蔡邕亦以為太初曆行百八十九歲。而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行度密於太初。是新元效於今日也。不宜改。於是四分行如故、當是

時儒者蘇況郎顗張衡蔡邕之倫、並能參五天文、而衡爲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以測天行、又作候風地動儀、以測地動變、自有載籍而來未有也、永光中、正月十六日、月有食、而四分歷推以爲在二月疎闊、於是會稽東部尉劉洪悟以爲四分疎闊者、以斗分太多、乃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一百四十有五爲斗分、以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追月及五星之行、推閏月推弦望沒推合朔之度、推掛用事、推五行用事、推加時漏刻、皆依易立數、名乾象曆、蓋始悟月行有遲速、以日行課其疎密、而日月黃道赤道表裏之

度益精、大儒鄭玄受之、以爲窮幽極微、加注釋焉、三國時、蜀仍漢四分、吳用乾象、魏黃初本乾象法、名景初、晉因之、名泰始曆、皆小益斗分、求加之以爲名、而太元中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悟以爲古曆斗分強、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不可進於古、景初近之、而日之所在、猶差四度、蓋日所在之度難知、漢世惟驗諸昏明中星爲法、已闊、於是即月食度分、以其衝知日度所在、而躔次乃得其正、然終晉之世、惟獨用泰始曆、而三紀甲子曆與李修卜顯所造乾度曆、皆不果施行、宋元嘉中、前曆合朔不在朔、月食不在望、宋

何承天悟以爲朔望弦贏縮不辨知也於是即朔弦望皆定大小餘正朔望之日更測中星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舊曆在斗十七度今測景所驗乃當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新立法冬至徙而上三日五時日視舊移四度以定氣至名元嘉曆自宋迄齊循用之不改然當其時祖冲之世天官覺其失考古法爲甲子元曆未上梁天監中冲之子散騎常侍暅疏上之具言先臣在晉仰尋十二代曆曆元不同斗分疏密隨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而不能相通譬之家異權度即輕重長短不得不隨異也夫斗分者日月初

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此而萬物潛萌此。此律曆之所起也。故命曰星紀。甄曜度及魯曆南方有狼狐而無東井、北方有建星而無南斗者、以周天二十八宿、惟斗井二宿為度最多、故月令昏旦中獨即狐建星以為的、而斗分難課、今以元嘉曆測冬至斗分日月所在、覺差三度、而二至晷影差幾一日、諸五星伏見尤舛、詔太史以瑠所上曆與舊曆對課、疏密冲之曆皆密、而大明曆遂行、亦曰甲子元曆善乎杜征南須作春秋長曆推言之也其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以其象動者也、新故相涉、固不容無毫末

之差積久而差遂失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亦其理也易於革繫之曰君子以治曆明時革之言更也言當隨時更革順天以求合而不當為合以驗天至哉言乎則知造歷之初人矜其智自謂精妙更相疵詆以為名高何言之煩也其在北元魏至隋歷凡數變行之數十年輒差至齊宋景業援圖讖作天造曆逆以為文宣受命之符道士張賓稱曆數有代謝之徵逢隋祖造巳巳元曆則其舛無惑也是時劉孝孫劉焯條駁賓歷紕謬者六事忤上意見絀久乃召用而張冑玄所造大業曆乃行唐終始二百九十餘

年、而曆凡八改、武德初、傅仁均所造曰戊寅元歷、行之盡一年、而月食比不效、乃詔崔善爲祖孝孫等考定之、至高宗時而疎、太史令李淳風作麟德歷、以獻其法、損益中晷、術以考日爲本、渾圖以測黃道、當時以爲密、詔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經緯歷參行、至開元中日蝕復比不效、於是詔僧一行作新曆、蓋自太初至麟德、凡二十有三家矣、而一行所爲曆、其倚數、立法皆本易大衍、而立術以應之、蓋以易轉歷也、盡七年較經史所書氣朔日行緯度可考者皆合、而歷成、其合朔議言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

也、春秋所書日食、參左傳所記注其下、繫以列國之事、蓋列國之赴告也、列國赴告不一、則其曆有不可以一術齊者矣、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日若二日、則原于定朔以得之、列國曆殊、則稽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治曆之大端也、長曆其日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此甚謬也、新曆本春秋日食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而損益之、故經朔與躔離三者迭相爲經、若權衡相持、而千五百年之間朔

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各當其正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遯之中則雖聖人然且不質非籌曆之所能及矣大都古曆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達曆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為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從之及繼體守文疇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而齊行焉固其理也春秋啓蟄而郊龍見而雩以歲差推之周曆立夏日在觜觿二度昏角一度中則龍見當在建巳之初至春秋時巳潛退五度猶在建辰之月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

日而雩則龍角過中不時矣故唐禮當以建巳初農祥始見而雩傳曰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至而栽日至而畢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榦故祖冲之以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爲得時也據麟德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大雪後營室乃中其時陽氣靜復而以之繕城隍治宮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所失多矣則唐制宜以玄枵中天興土功又其日蝕議言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月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

日益畅、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集言輯也、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于位以常其明。陰含章示冲以隱其形是輯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陽斯食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壅君陽爲之食矣。且十月之交於曆當蝕而詩人悼之何也以爲古太平之世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其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而不食或在陽曆陽盛陰微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休明之所由生也故近古大儒劉歆

賈逵之倫詎不知四序分同道至相過則交而有食數既日蝕非常故闕而不論也黃初已來治曆者始以密率而課夫日蝕之疏密是專於曆紀者也使日食而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課曆數之疏密使日食而皆可以常數求亦何以占政教之休咎哉其五星議言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也故日月之失行也常微而少五星失行也常著而多其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於政者也政小失則小變大失則大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所以示吉凶之象

也而又時有變行改其常度與人事相爲俯仰而神
理從效焉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騭下民而警悟乎世
主哉近代筭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覩五星失行則
皆謂之曆舛雖七曜循軌或猶以謂天災是以數象
相蒙而兩喪其眞也故較曆必稽古今注記入氣均
而行度齊上下相距反覆相求以初爲常而以其獨
異於常者爲占凡二星相近多爲之失行三星以上
失度彌甚天竺曆以爲五星之精皆有所好惡遇所
好之星則趣之行疾捨之行遲凡皆精氣相感
故五星各以其歲差以究五精之運而周二十八舍之

變曆成而一行卒詔特進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次
爲曆術七篇略例一篇歷議十篇上之須乎有司時
善爲筭者瞿曇譔怨不得與與玄景等言大衍獨術
天竺九執歷而其法未盡太子右司禦率南宮說亦非
之詔侍御史李麟合日官於靈臺課候大衍十得七
八麟德纔三四而是非定肅宗時用山人韓穎言更
歷節增二日爲至德歷而不與天合寶應元年臺官
郭獻之等更歷曰五紀考五星進退偶合詔須用迄
建中又變曰正元元和又變曰觀象自是嗣世續緒
必更曆紀然皆因大衍舊術於晷漏交會稍稍增損

之以爲名其制法簡易合望密近則宜明爲然遂以遵用至昭宗時少詹事邊岡與日官更造崇玄曆岡巧筭能馳騁反覆於乘除之變而簡捷超徑非復本初意矣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以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世易之稱小曆頗行於民間曆家不道也五代初曆因唐用崇玄至石晉時馬重績本士蔿法更造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以天寶乙未爲上元雨水爲歲首其法遂施於朝廷號調元曆行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崇玄曆復行至周世宗 始詔更造歷而端明殿

學士王朴通曆數於是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著爲書四篇上之世宗詔頒用口欽天曆而朴曆自成一家言其法總日躔差次爲盈縮二曆分月離遲疾爲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序之漸以審朓朒而正朔望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日躔有常度月行如循環而二曜以協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金差而交會審測岳臺之中晷辨二至之日夜以刻躔離而晷漏精推星行之逆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宋初承用名應天曆而差未幾改乾元曆行之亦又

差繼作者曰儀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元、曰觀天、曰紀元、逮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曆凡八改、南度後有作曰統元、曰乾道、曰淳熙、曰會元、曰統天、曰開禧、曰會天、曰成天、又百十年、歷亦復八改、元承用金曆歲久寖疏、世祖欲釐正之、命王恂楊恭懿郭守敬領其事、恂等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願得通天道精曆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歷宜精、於是命衡領太史院、而是時守敬於曆象特精、詳曆事、受成焉、嘗是時守敬言司天莫大於測景、古今曆以唐一行所造大衍爲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

所歷地最廣也、今宜遣使者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莫先於儀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於汴京所造、於大都天規環不協、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欹側難遵用、請别創儀表相比覈宜可精、於是創簡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精妙、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絲未得其的、用二線測餘分纖微可考、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於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欲合也、實難法、當以圜求圜、作仰觀儀、古有經緯儀、結連絡而不動、作新儀、東西運

轉、南北低昂、而七政列舍中外官去極度分燦然、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用爲測驗、其致一也、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眞、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闚幾、厤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諸皆創以意爲之、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諸儀互參驗、而彌精、於是設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行測景、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而守敬作懸正儀、坐正儀、令行四方測景者用之、仰察璣衡、近取晷景、微入刻

杪遠周察海偏參曆法酌觕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衛守敬具疏言天體難測古曆家於天往往各有測悟而未備精察今創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較得數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若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之差自大都挍北極出地高下之度四時晝夜刻之長短參古制立新法非假測悟一本其故常考正者七事創法者五端非敢謂能然方之前代全踈故曆增損傳會爲法者較然易知誠得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其驗氣法日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陽消息之際

爲之法而始於候景候景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
其氣至之始而已如作能越前法畧備而植表巳短
尺寸之下所爲分杪大少未易分别表長則分寸稍
長而晷景虛淡難得其實人於虛景之半或設望筩
或置小表或以木爲規皆取表端日光下徹圭面然
皆其浮陽之數非足準也今以銅爲表高三丈六尺
端挾以二龍舉橫梁一由表端下至圭面爲四十尺
於古八尺之表一寸引伸之爲五卽毫釐易分而别
創景符取實景其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
穿一竅若針芥以方闆爲趺其一端設機可開闔欹

其一端使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景之中竅達日光如米許隱然見橫梁於其中蓋舊以表端測晷所得者日體浮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實其中景也古地中八尺表景冬至長丈三尺有奇夏至尺有五寸今京師表冬至景長七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尺表為丈五尺九寸六分夏至景長丈一尺七寸有奇在八尺表為二尺三寸四分雖晷景長短以時地頗異而景長為南至短為北至其揆一也至日氣正則一歲氣節從正矣而氣至時刻攷求不易劉宋祖冲之嘗取至前後二十三四日間晷景折取其中用

之定為冬至且以日差比較推定時刻諸曆因之加詳今以新儀自丙子冬至累日月測驗至己卯冬至三歲中前後日率相埒者參攷同異定擬二至時刻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以上考春秋而來冬至無不盡合其歲餘歲差法曰周天之度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歷千四百六十日而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然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足惟所差至微世皆莫知漢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分太強乃減歲餘分二千五百為二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

宋何承天祖冲之謂歲當有差立歲差之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因得日躔歲退之差則歲餘天周實相爲用也令損益稍失其當詎能與天協哉今自劉宋大明壬寅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六家取相距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所用歲餘復自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大明曆減一十一秒定爲今所用歲餘之數益所謂四分度之一者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定七十五秒爲今所測天

周餘分强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用除全度得六十六年有奇日却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適得一分五十秒定爲歲差之數、復以堯典中星攷之、其時冬至日在女虚之交、及考前史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大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不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今之度、參驗之多者、七十餘年、少不下五十年、輒差、一度、宋慶元紀天曆、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折其中、得六十七年爲日

道交周之故固可得焉天有九道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爲日行之軌者黃道也其白道與黃道交貫者月行之所由也古人分八行與黃道而九盖以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强以其方之色名之其究一也月道出入與日道交值當朔則日爲月所掩而日食當望則月爲日所衝而月食其涉交有遠近則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遠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

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陰陽一周分爲象限者四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限限爲七交各行九十一度周歷四象爲一交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秒每一交退天之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

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曆內冬至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蓋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疎而闊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二度三十分夫曆法疏密驗在交食而推步為難加時必本於躔離朓朒考求入加時必本於躔離朓朒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夫合朔失而欲交食之無失不可得也今

日蝕縮遲速與白道交周之度咸極於微眇則合朔正合朔正則加時無早晚加時無早晚則食分無强弱其二十八宿距度自太初曆來代損益不同皆以意牽合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中爲直距以兩線代管窺距度餘分得實測無牽就其日出入晝夜刻舊曆據汴爲準於大都不同今以大都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外內度立法推步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二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以爲常諸推步之式與見成之數皆比次篇類整

并分秒爲成書皆視古加密而去諸曆積筭年月日爲法之傳會者一本諸天道之自然以爲曆法之作凡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虚而已不揆其端固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脗合然不驗之近亦何自知其本順以動而一無所強哉昔人立法必推求上古至之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爲上元以是爲曆之本始千歲之日至日至合而後曆可從定也

高皇帝開括蒼劉基名聘至都禮遇之以爲太史令吳元年基率其屬造戊申大統曆以上洪武初召集天下通知律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古天象三年立

欽差天、設官、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曆歲造大統曆御覽月令曆六壬遁甲曆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曆、上之凡曆註上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七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親於益正　上與羣臣論天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與蕃黃麟等、以蔡傳右旋說對　上怒曰、是儒

家說渠何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也。必右旋朕自起兵來與善推步者仰觀今二十有三年矣。夜指一宿爲主度太陰所距初幾何盡一夜即漸過而東。非右旋而何。十七年製觀星盤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書成、賜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俾讀焉。是歲博士元統言臣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今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又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今年遠數盈天數

漸差、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曆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之不齊、其與未易知、臣聞唐勘司令王道亨郭伯玉精九數之學、願徵令推算、以宣昭一代制書、奏上報可、擢統爲監正十八年築欽

天監觀星臺於鷄鳴山、其回回歷觀星臺、因雨花臺之舊棲焉、令隔遠毋及通、二十年選疇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而監副李德芳言授時曆、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推將來每百年消一日、即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統所造曆、改不用消長之法、非是、統疏爭以爲推步合舊法　上曰二統皆

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於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為曆元而造曆依授時法推算如初三十年革回回監正統中造已巳曆欲行之而疏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與四百年更三造曆唐三百年更七造曆宋三百餘年至十八造曆本朝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食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所造理數精極古今曆無過之者正德中禮部主事鄭善夫以歲中月食者三奉命往觀象臺督監官驗候以為新舊法互有失得願徵海內究心天文之學及能為算者使得盡心更元定曆之事其

所不盡之處

說主筭極於秒微、以至於半秒難分之所、積之無差、而後精、善乎元儒金履祥之言曰、帝典之言天寬而曆常密。後世之言天密而曆常疎。典命羲和於中星互舉辰象於期數槩舉全日宜若巳寬、然不知彼治其要而隨時占候以爲固有司之事無所用數數爲也、後世日不足而爲度、度不足而爲分爲秒、分秒益碎、積算愈難、而卒又未嘗不差、則何益矣、語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差、況天行無方體而欲以數盡窮之乎、誠窮之亦何益於修省之實矣、

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八

函史編

天類

曆 中

幽王益貪天禍不懲其心而怨其正內嬖褒姒外任師尹君子獨處守正反見讒怒立二年而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傷之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水土演而民用之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乎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填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

德若二代之季矣得無亾乎、春秋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它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然日過分而不克、克必甚、亦且必為旱、故禮三辰有災、百官降服、君不舉、而辟位、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祝史用幣辭焉、日炤炤大明、瀸滅無光、柰何以陰侵陽、以卑干尊、其鼓用牲于社、書非禮也、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故日食、王者重之也、孛之言茀、茀所以除舊而布新也、彗出東北、齊侯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孛星將出、彗何懼乎、由此言之、孛甚

於芋也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何記異也恒星經星也日入星可以見而不見異也星非雨而隕如雨尤異也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大水陰盛火陽亢也水爲女婦淫兵連起百姓愁怨火爲君不思道好内而聽讒也其雨雷震雹木氷皆以非時而書地震金木水火沴土也臣專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瓦解於丘陵涌水出爲易臣搖政爲無德專政爲臣弑逐君六鷁退飛風也風發而高疾鶂逢之而退飛常風之罰也宋災晉侯問災故於士弱士蔡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咮爲鶉火心

為大火以出納火也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以火紀時故商主大火商人是因故閼商人禍敗之釁必先於火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出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四國當之其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虚也陳太皥之虚也鄭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為水祥衛顓頊之虚也

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及壬午作乎水火所合也當是時秦毒海內而刑峻天應之災日月薄蝕山陵淪亾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辰星出於四孟太白出經天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他若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長人見臨洮石隕東郡此皋秦作難激以張楚之異也三十年之閒兵相駘藉禍烈於蚩尤項籍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嗚呼變亟疾極此矣漢元年五星聚於東井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之其占當以義致天下漢王既入秦

不殺秦降王、軍霸上、以待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無不降心、可謂行義矣、是天之所與也、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天、乍北乍南、過期乃入、於法秦地得勝、辰星出四孟、爲易王之表、而項氏以滅、平城之圍、月暈圍參畢昴數重、昴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熒惑守心、高祖崩、高后用事、諸呂亂、侯王爲戮、時則日食於衡、天東北裂、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加以滅光星見、雨血之異、孝景時、吳楚七國之變、彗星長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閒、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後京師四出、誅夷狄者、

數十年而伐胡尤甚南越之亾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兵征大宛星茀招搖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之應故庶民爲星也當是時董仲舒治春秋學爲醇儒洞然於天人相與之際於祥異與故尤深數數爲天子推明言之其治國以縱閉求雨暘雨暘爲若昌邑王賀徵在位淫縱大將軍光爲社稷計欲廢立計未有所定天久陰不雨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吸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行欲何之賀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大將軍念與密畫者獨車騎

將軍急召車騎將軍安世許讓之以爲泄語安世謝無有召問勝勝以爲語出洪範五行傳中持示光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而王賀在國時嘗自見犬白頭以上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皆冠狗也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入宮室宮室將空此危亾之象也先是昭帝元鳳初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走視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枯

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郎眭弘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故廢之家從匹夫起爲天子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地節元年正月戊午月食熒惑、熒惑在角亢、占憂在宮中、辛亥入氐、氐天子之宮也、其景寅客星見貫索東、北行入天市、占有戮卿、而霍氏以毒許后故夷滅、元帝初元、關東大水、郡國饑、上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假貧民勿租稅、損膳減樂、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太僕

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夏齊饑，人相食。七月巳酉地復震。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中郎應奉奏封事，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日蝕星氣，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臓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形也。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翼奉傳師說，以為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南方之情惡

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爲仁庚在西方爲義戌爲公正寅午爲廉貞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陛下明聖虔懷要道獨臨萬方布德流惠罷省不急之用振卹救貧恩澤甚厚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又恣奢僭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以德之道又非長世之策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

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餘諸侯王園與後宮宜設定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起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惟陛下裁察不報明年夏四月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荅臣竊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願復賜閒字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念漢興而來宮室

言紂都卿
汪英敬不
碑

苑囿日增奢泰難供所由來已久不改其本難以末
正乃復疏言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其時未
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
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而天子躬行
節儉省罷繇役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財力廢而
不爲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成帝即
位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王氏五侯同日俱封而黃
霧四塞大異數見上方精於詩書古文詔光祿大夫
向領校中秘書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
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

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不能奪王氏權、元延元年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壅江、向流涕太息曰、昔岐山崩三川竭而周亾、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蜀漢、今所起山崩川竭、殆必亾乎、懷不能已、復上奏極論、併圖以上、大射禮行有雉集於廷、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已又集未央宮承明殿中、大將軍音曰天地之氣以類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最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今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

歷三公之府及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循留曉告備具深切人道相戒何以過其後許皇后廢而陽阿公主家歌兒趙飛燕與女弟並入宮大愛幸谷永以凉州刺史奏事至京師事竣當之部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去年九月黑龍見東萊其晦日食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而二者同月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貴灼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失法度聽用其言驕其親屬縱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舉憲又以掖庭獄爲亂阱榜箠瘠於炮烙主爲趙李報

德復怠反除白罪遣治正吏多繫無辜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而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以爲私客挺身晨夜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沉湎媟嫚與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上處積數年矣去高廟初陵改作昌陵因下爲高積土成山反天地之性發徒起役並治宮館重增賦斂發如雨費擬驪山役百乾谿又廣取營表發冢墓截骸揚尸百姓怨恨上感

天和災異屢降饑饉仍臻餓死道路者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陛下誠發明聖之德昭然遠覽畏上天之威怒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意厲精致志專心反道放絶群小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除掖庭獄去炮烙刑以塞天下之望寢初陵之作止諸營繕崇厲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屢省無怠成帝性寬而好文永每言事輒見答禮至此對上上大怒使侍御史收永而皇太后與

諸舅以至親難數言實推永使言因勸上納用衛將軍商䛕上怒容摘永亟發之郡而赦過交道䖏匆追而免後災異益數永遷北地太守當之官上猶使衛尉受欲言永復對語尤若重以今歲日食元日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横天夫彗星極異也上精所生流隕之應殆爲餞變厥期不久内則爲深宫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宫苑囿街陌之間臣妾之家將有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四方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可爲寒心往年郡國被水者二十一

令年蟲麥並惡、江河決溢、郡國十五有餘、百姓流散、
大異較炳、宜損常稅、而有司奏請加賦、甚謬經義、逆
民心、布怨趨禍之道、綏和元年、成帝即位之二十有
六年也、春正月、熒惑守心、時丞相翟方進相九歲矣、
會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
册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口、進即日
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册贈印綬、賜乘輿秘器以塟、親
弔數至、禮賜異他相實、以塞變、踰月、上竟崩、無繼嗣、
立定陶王欣、初曲陽侯根、以大司馬輔政、數虛已問
尋、尋說根言、書曰天聰明、蓋言紫宫極樞、通位帝紀、

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
照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
王者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顧
而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幾不
可不勉也將軍一姓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
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惟有賢友强輔庶幾可
保身全宗根深納之會哀帝卽位薦待詔黃門上使
衛尉喜問災異仍重之故令毋諱盡欲言尋條對言
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
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

君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曨昧亾光各有云爲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惟陛下執乾剛之

德彊志守度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
勉彊大誼絶。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
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
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
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
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
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
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
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
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

見天文郎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
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
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常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
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
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塡星不避歲星者
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
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
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
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
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

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宜以時解其憂凶塡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墻之內毋忽親疎之微誅放佞人防絶萌芽以蕩滌濁穢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絶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茀四孟皆出爲王易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改治國固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

旣往不咎來事之師也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决溢所爲最大今汝頴畎澮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

僞之也

動者其異最大聞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憚也弘漢名相於今亾比而尚見輕何況亾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亾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

官於時定陶太后以帝祖母通請謁恣驕傅晏爲大
司徒衛將軍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詔
舉方正直言時涼州刺史杜鄴以病免家居舉方正
對策令諸外家並侍帷幄布列在位積貴之勢世希
見聞乃並罷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晻然日食
不在前後臨事而發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指象如此
殆不在他上悟收晏印綬罷歸第光武初與天命告
饗昆陽之戰大雷風助威滹沱冰合邯鄲烈風影響
表著而是時五星失晷天時錯謬辰星太白出入過
度熒惑進退見態塡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於

是諸不逞之徒咸以爲漢不再興之效獨扶風蘇竟以爲是皆當於其分野占之房心宋分東海是也董憲當之尾爲燕分漁陽是也彭寵當之太白辰星自亾新之末失行至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南北或盈縮成鉤偃蹇不禁此皆逆亂未平大運蕩除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指麾妄說傳相迷誤則是天文安得而遵度哉夫仲夏甲申是爲八魁春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爲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

丈長且半天正臨黎丘之地爲秦豐所都月入于畢畢爲天綱主罔羅無道之君秦豐當之又甲申之夜流星狀似蚩尤旗或云天槍出奎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數百而滅爲延牙破之象漢爲火德雖眛必亮比卦部歲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爲兵事畢中國安寧之效已皆果然其後天下既定天子躬政頗以吏事課三公時傷嚴急中大夫鄭興上疏言頻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垂意洪範留思柔克之政和帝初竇太

后臨朝大將軍憲兄弟作威虐用事地震水旱頻起四年夏四月朔日食軒轅左角爲貴戚占司徒鴻上疏言昔諸呂握權繼嗣幾移哀平之末國統中絕今天下遠近背王室而向私門上威損而下權盛徵表響著日爲之食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夫禁微則易救大則難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謬未然之明鏡也宜因大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是月竇氏誅安帝之世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閻皇后兄顯弟景耀並典禁兵而宦者樊豐江京李閏乳母王聖聖女伯榮等出入宮掖爲侈虐而山崩地震司徒震諫不聽

力疏言臣備位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冬十二月京師
地動其日戊辰月日干支皆土位在中宮此中宮近
臣持權用事之效惟陛下奮乾剛之斷抑驕僭之臣
以承天戒不聽而震以譴死順帝起幽廢在位旣誅
豐顯等而怠荒於政罔念閨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
封皇后弟冀爲襄邑侯天下失望陽嘉二年以災異
徵安丘郎顗詣公車策問之顗對言易天人之應曰
君子不思導利茲謂無澤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
節炎火並作燒君室去歲冬恭陵百丈廡災殆民勞
不息而營繕者衆也臣愚以爲諸宮殿官府離宮別

觀所繕修者可並省減以息困窮又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今月十四日乙卯白虹貫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言若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厚賢進士後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日見者咎在中台又曰賢德不用厥罰常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濱豈無忠賢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此白虹之所以表也宜采納賢良以宜助聖化臣竊見立春前後溫氣應節頃前數日寒顧彌甚氷既解旋合正月自三日至千九日於卦為三公夫天地之氣寒暑相避以成物

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列而刑罰必加也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夫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逆可敬而不可慢伏案飛候參察衆政立夏之後必且有震裂涌水之災陛下宜恭己內省諸所考案當須立秋夫三公上應台階股肱翼戴以爕調爲其職者也政反其道而寒陰反節三公當之矣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譴災稱疾偃仰自逸一被册文得賜錢者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

吏不良、歸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責歸舉者、而陛下宗之彌優、臣下慢之愈甚、所謂大綱疏而小網密促也、臣竊見去年八月熒惑失度、歷涉輿鬼、環繞軒轅、易傳曰政悖禮失、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禮、天子一娶九女、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生而幽隔、鬱積之氣、上感天和、故遣熒惑入軒轅、出后星北、垂象見異、以悟主上、今皇胤多夭、嗣體莫寄、咎宜出此、宜簡出宮女、聽其婚嫁、以承天意、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　日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參罰也、又火爲大

辰北極亦爲大辰言孛一星而連三宿也凡中宮無
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此三星應之參罰爲白虎主
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臣恐立秋而後趙
魏西闕將有羌寇之變也宜豫宣諸郡敬授人時輕
徭薄賦選賢能以鎮撫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
井旗書玉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又自去年十
月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房心在南
光茲及交房心者帝之明堂也歲星守之年穀豐今
太白從之金木相賊而反同舍此以陰陵陽臣下專
權之異也又房心主東方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

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謂出右恐年不順成宋人饑也書奏拜郎中辭病不就是歲四月京師地震夏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州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畧皆如顗言上以地坼故引敦樸士對策太史令張衡對以爲裂者威分震者民擾願陛下思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漢安二年夏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占爲大喪六月乙丑熒惑犯塡星占爲上人忌而順冲繼崩明年春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夏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占皆爲大喪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占爲逆謀而質帝以暴奔先

是永和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指營室及墳墓丁丑在奎癸未歷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而滅後五年以地震冊免太尉喬尋與太尉固並見殺於是星孛天市一歲間日食地震山崩成梁氏之誅其後桓德益昏宦者所在暴縱與海內公忠之臣相爲讐疾太尉蕃每有選舉論議往往以中詔譴平原襄楷奮詣闕上疏言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者天王傍小星者太子太微帝庭五帝之坐也而火金罰星得揚光其中於占爲天

子凶又俱入房心於決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守執法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執法久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而誅罰太亟之故也前冬大寒栢傷竹枯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中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於占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來連有霜雹大雨雷此臣下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平原太守瓚南陽太守瓚志除姦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𡨋謬如今日者天變孔亟而陛下以如是之政刑應之可爲寒

心今年夏四月有河清之祥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陰欲爲陽之象
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
者並極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
爲紀異也願賜清閒盡所言書奏不省霧帝初竇太
后臨朝父大將軍武大傅蕃同心輔政爲宦官所搆
戮亥遷太后南宮天下疾憤明年夏天雷電以風有
青蛇見御座上中郎將張奐與上書言昔周公避位居
東天動明威以彰其德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此天
疾威妖眚之所以作也宜急改葬徙還其家屬及從

坐禁錮者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為官者所制不得行已復治鈎黨天下賢士殲焉於是大異交見天子乃詔議郎邕問消復之術邕具對言詔問六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丈餘狀似龍似虹蜺以臣所聞演孔圖曰蜺者斗氣之精也天投蜺主惑於譽毀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內舊臣無忠意者陛下關梲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凌尊踰制者乎若羣臣有所毀譽而聖意低回未知所當也宜抑內寵任忠直決毀譽使

貞邪各得所守。詔問正月三日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辭稱梁伯夏教我上殿中。黃門與語言往來不得入。遂亡去。臣聞凡人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孝成時有男子王褒冠小冠帶劒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收考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所言下獄。死。與今事正類。伯夏故大將軍梁冀子不疑子也。以罪受戮。非天所祐。況今將有狂狡爲王氏之禍乎。抑羣陰太隆羣小並進强盛也。詔問南宮侍中寺雌雞化爲雄。身已似雄。頭尚未變。謹按凡雞爲變。皆貌正失也。夫牝雞雄鳴尚致家索況陰陽易

體於貴政變此其異甚大獨頭爲元首變未至頭而
明主知之訪問其故此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若應
不精誠頭冠或敗鄗成患矣敬愼威儀動作之容斷
襲御圖新政則其救也詔問郎昨以來頻歲日食地
動風雨不時疾厲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
微則震思亂則風貌失則水視闇則疾厲簡宗廟上
不潤下則河流滿溢有一於此皆爲咎徵況並時雜
至其異彌大明君抑陰尊陽正上下之分致虔於供
御則其救也詔問熒惑 變色入太微西門而太白正
晝見臣聞熒惑主夏以 非其月入尊宿法臣謀不端

雜讖數家言近支碎矣占五刦之亂腥羶中土獨應在太白畢昴則知兩戒之表固天之所以限夷夏哉

曹魏青龍中張掖水溢涌寶石負圖象靈龜立水西有石馬七及禽獸諸星宿之象有文曰大討曹詔班天下以爲嘉瑞鉅鹿張臶曰漢亡久矣魏豈襲作殆將來之兆乎而是時魏主叡好治宮室刑峻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隆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君室又曰君高臺火爲災盖殺伐繁與百姓空竭天應之旱火從之也魏主默然已又問漢栢梁災大起宮殿以厭之有説對曰有

之此越巫之諱也。天災可敬也、不可傲也、誠罷役清其地、毋更作。及隆疾病、猶口占疏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長育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內選諸王使典兵棊峙鎭撫畿夏時魏疎忌骨肉、而委政司馬氏、故隆懇懇及之。魏甘露中有黃龍見寧陵井中、羣臣以嘉祥賀。時司馬昭既廢主擅國、魏主髦太息曰、龍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辱在井中何謂嘉祥賦潛龍詩以自傷已而有南關之難。晉既平吳有青龍見武庫井中武帝往觀之喜百官請賀僕射劉毅曰昔龍漦夏庭、禍發周室龍

見鄭門子產不觀又何賀焉乃止永康之元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而太子遹以廢死星孛于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大陵而中台星坼軒轅者后宮太微帝庭三台三公奎爲魯爲庫兵大陵爲積尸死喪之事無何武庫火西羌反賈后以弑太后楊氏誅死司空華僕射頠與焉亦竟成趙王之誅永寧之元自春正月至十三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永嘉中熒惑犯帝微白虹貫日日光散四流如血日中若有飛燕者建興二年春正月巳巳黑霧五月辛未日隕於地有三日相承出西方東行有流星隕平陽北

光燭地化爲肉長廣三十步、諸大異皆古所未有、而是時諸王桓屠懷愍二帝廢執殺平陽獨胡氏羌戎毒於中國亦載籍未有也其後太白入東井而秦弑其君生東井、秦分也、秦伐燕、克壺關冉亂數之、曰鄴其亡乎、昔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凶、今福德在燕而秦克焉、雖克能無復乎、燕之復建、不過一紀、後三年、夏彗出尾箕十丈、經太微掃東井、至於冬不滅、尾箕燕分也、後十二年、秦伐晉、羣臣諫不聽、在衛率石越曰、今福得在吳而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賢能爲之用、民爲之使、殆未可伐也、秦王堅曰、天

道未易知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人何所得
恃乎昔吾滅燕亦犯歲而克臺史何渠言也卒伐晉
已困於晉而燕竟亾秦太元末長星見自須女至于
哭星時晉孝武嗜酒好内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
之曰長星我勸汝一盃酒自古何嘗有萬年天子耶
須女婺女也虛爲哭泣之事明年貴人張氏弒帝於
清暑殿義熙中熒惑在匏瓜中忽亾失所在法當入
危亾之國爲民謠訛言魏主嗣心畏之召名儒與太
史惑所詣司徒浩曰其入秦乎魏主問曰何謂入秦
春秋左氏傳神降於莘以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

亾在庚午辛未二日間庚午主秦辛為西夷故曰入秦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守鈎巳久之乃去是歲秦大旱昆明池水竭明年童謠訛言並作中歲而秦亾劉裕代滅之其後彗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大畏之復召諸儒生問其祥崔浩曰是王莽篡漢之表也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權命擅國危亾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乎又明年長星出竟天而宋果代晉晉中國之舊也魏古太白昴浩諱之故云梁普通六年夏五月巳酉太白晝見六月經天其明年太白犯歲星在牛占為易政

武帝爲改元肆眚是秋月掩塡星者再占天下無王有大喪帝捨身同泰寺禳焉是年太子薨大同五年彗出南斗東南指至婁而滅又三年熒惑再守心太白晝見而帝竟死於臺城之圍北齊之亂歲星犯太微上將塡星犯井鉞與太白并占爲大臣戮而齊殺元魏宗室四十餘家尚書令楊遵彥東西二族覆焉周之亾也太白辰星與歲合在井占曰是謂絕行國內常有兵喪改立侯王其明年有流星一大如三斗器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色青白光燭地有聲占有立王若徙王隋以受命開皇五年秋星流四散下而平

陳仁壽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于月七月乙未日青無光而上疾以暴崩大業三年長星見西方竟天犯奎婁角亢而沒九月見南方亦竟天凌角亢掃太微帝座經歲乃滅占曰是天所以去無道建有德也見久者災深也星大者事鉅也行遲者期遠也後十二年秋八月有星大如斗流于吳闕道聞聲如隤墻癸丑有大星如甕流羽林煬如江都明年夏五月辛亥大流星如甕墜江都煬帝弒諸王及幸臣並戮而隋亡